

唐云岗◎著



城市在远方

CITIES IN THE DISTANCE

下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唐云岗◎著



城市在远方

CITIES IN THE DISTANCE

下 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第二十八章

正月初五这一天，在田堡大多数人事先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田堡的交通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县运输公司开通田堡到省城的班车了！每天一班，早七点半准时发车，途经瑶北、县城、渭州等地，到达省城，下午原路返回。龙民、月莲、兰芬、田军一些在外边上学、工作的人自然高兴得很，纷纷说：“这下好了，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地走那十里山路了！”田堡上了年纪的人却不以为然，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是啊，腿脚倒是省下了，尻子也舒坦了，可钱呢？总不能下车后给人家剁指头吧？”年轻人不屑地说：“到瑶北也就两毛钱，咋那么啬！”老人们瞪起了眼睛，说：“两毛钱就不是钱？一只鸡两天才下一个蛋，一个蛋才卖一毛钱，两毛钱要一只鸡恹恹惶惶憋四天呢！不知道米是从糠里出来的，才吃了几天饱饭，就张得没领了。”这样，班车虽然开通了，每天乘车的人却没有几个，有时甚至发空车。好在司机、售票员的工资并不因田堡人坐不坐车而变化，班车便每天准时发出，按时回来。

过罢年，大平便要领妈到县医院看眼睛，他妈却死活不肯，且说：“人一老，眼睛就不好使了，平常的事，花那冤枉钱干啥！”大平急了，涨红着脸说：“年前说等到年后，年后又不去了，你这不是讳疾忌医吗？”大平妈抹起了眼睛，说：“不是我不想去，可走一步都要花钱嘛，我年龄大了，凑合一天算一天，看啥病吗？还是攒下钱给你问媳妇吧！”大平说：“钱重要还是人重要？我不是还有复员费吗？不看好你的眼睛，我就是找来媳妇了，你能看清是光脸还是麻脸？你就放心吗？”大平妈“扑哧”一声孩子般地笑了，无话可说。大平大在一旁说：

“娃说得在理，你就跟娃到县里看一回，能治，咱就想办法治，真不能治，也就死心了。”大平妈一听，只得随大平去了县城。

到了县医院，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大夫翻了翻大平妈的眼睛，又带着大平妈到暗室，用裂隙灯把大平妈的眼睛看了半晌，然后出来对大平说：“可以肯定，老婆得的是白内障。”大平隐约听说过白内障这种病，却不知道是一种什么病，忙问：“白内障能治吗？”医生说：“能治是能治，但要做手术。咱们县医院没有这个条件，要做还得到地区医院或者省医院。”大平嗟嘯了半晌，问：“做这么个手术，需要多少钱？”医生看了大平一眼，说：“大概一千多块吧。”大平妈一听，“咚”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拉着大平就往门外走，一面走，一面嚷道：“一千多块！这不要人命吗？赶紧走，赶紧走！”大平只得随妈出了医院，却说：“妈，你放心吧，回去后我一定想办法挣钱，等有了钱，咱就到省城做手术！”

郁郁不乐地回到家，大平即开始思量过日子的的事了。但刚过罢年，虽说已经进入春天，却尚天寒地冻，加之他长这么大，不是上学，就是当兵，对过日子的事一无所知，一时很有点老虎吃天，无法下爪之感，急得火烧火燎，动辄为一点小事发脾气。他大看他急，也急，便说：“过日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慢慢来哩，急不得呢！”大平没好气地说：“不急，不急，你看看我妈的眼睛，看看咱这破烂不堪的家，我能不急吗？”大平大说：“可急能把日子急上去吗？”大平没有理会大，闷闷不乐地出了门，却不知道往哪里去，便漫无目的地在村里溜达着。不知不觉间，来到了乡政府门前，一时想到了五宝，便走了进去。

一看大平进了门，五宝高兴地又是倒茶，又是让烟。坐定后，两人寒暄了一会，五宝问道：“回来后打算干啥呀？”大平叹了一口气，说：“不知道嘛，这不，整天闲逛呢！”五宝沉思了一下，说：“过去搅在一起吃大锅饭倒不显得，一实行责任制，没事干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有的人竟然偷鸡摸狗，惹是生非，搅得四邻不得安宁。大平，你是个高中生，还在部队上干了几年，毕竟见了些世面，回来后可要想想办法，带领大伙脱贫致富啊！”大平苦笑了一下，说：“我一时半会尚不知道干什么，咋带领人家吗？”五宝说：“可以发展多种经营，养鸡、养猪，栽苹果树，都是脱贫致富的好路子嘛！”大平心一动，却说：“好倒是好，但那毕竟不是一时半刻能搞的事，眼下可咋办吗？”五宝想了想，说：“这两年咱田堡乡个别胆大的人办起了水泥厂，你不妨去打问打问，看需要不需要人。”大平恍然大悟，忙点了点头。

下午，大平便穿上迷彩服出了门，马不停蹄地跑了三家水泥厂，人家却都说不要人。大平不死心，又气喘吁吁去了一个私人办的水泥厂。这一次一位厂长模

样的人倒没有一口回绝他，他上下打量了大平一番，眯着眼问道：“是复员军人吗？”大平忙陪着笑说：“对，对，年前刚复员。”厂长懒懒地说：“按说我这里不需要人，可复员军人毕竟为国出过力，也见过世面。这样吧，你就穿上军装给我看大门吧。工资嘛，一月给你四十块钱，虽然不算高，可比一个中专生高一块五呢！你看能成不能成？”大平受宠若惊，不停地点着头，连声道：“能成，能成。谢谢你了，叔。”

回家给大、妈一说，二老也高兴得合不拢嘴，都说：“这世上还是好人多，你可要好好给人家干。”大平说：“你们就放心吧。”一面说，一面打点起行李，出了门。

看大门的活的确不累，但大平认为责任重大，便丝毫不敢懈怠，一会儿挺起胸到大门口转转，一会儿坐在门房仔细盘查进出行人，绝不放过一个可疑之人。一些在水泥厂干活的人气得在背后骂道：“那个复员军人真像厂长的一条狗，整天把咱们像贼一样地盯着，让人每次出门时都感觉脊背凉飕飕的，神经病嘛！”大平听了不置可否。闲暇时，大平心想：“一月四十块是不低，可一年还挣不到五百块呢，不吃不喝两年才能攒一千块，这样下去猴年马月才能挣够妈的手术费呀？”心里便很烦闷。可又一想，眼下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得安心看门。

眼巴巴盼到了月底，厂里却没有发工资的意思，大平心里直犯嘀咕，却不好去问厂长，便悄悄问一个在厂里干活的熟人，不想那人撇了撇嘴说：“我们去年的钱还没有要下呢，你才来了几天，就想见钱？”大平急了，心想：“干活给钱，天经地义，这是咋回事吗？”便去找厂长，厂长睨视了大平一眼，慢条斯理地说：“不是我不给大伙发钱，实在是水泥销路不畅嘛。你们一月轻轻松松从我身上挣几十块钱，都不想我的钱从哪里来。谁嫌不能按时发工资，可以不干嘛，我这里又不缺人。怪毛病！”大平一听，气呼呼地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们又没白拿你的钱。”厂长说：“你看看大门就拿四十块，这和白拿有啥区别？我养一条狗也能看好大门！还复员军人呢，就这水平！”大平气得额上青筋突暴，咬着牙说：“话说的别太可憎，我不干了，算账吧！”厂长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不干欢迎，要钱现在没有，你看着办吧！”大平气得嘴唇直颤，指着厂长“你……你……”半天说不出话来。

出了厂长办公室门，大平从附近村子借了一辆架子车，返回厂里，顺手装了几袋水泥，又从门房卷起自己的铺盖，气冲冲地离开了水泥厂。走到半路，大平连气带累，加之艳阳朗照，一时竟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头上也渗出了汗珠，便坐下来在路边歇息。看着架子车上的水泥，大平又不由得忿恚难忍，直想冲上去撕

开水泥袋子，把车上的水泥全扬在路上。可一想，这几袋水泥终究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凭啥拿自己的血汗撒气呢，有本事你也办一个厂子，还要办得红红火火，气死那个为富不仁的家伙！”想着想着，大平眼前仿佛真的矗立起了自己的厂子，里面人欢马叫，热气腾腾，钱如流水般地涌到大平的手里，大平却看也不看一眼，随便抓起一把撒给了正在干活的工人，眼红得那个厂长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地说：“大平厂长，过去都是我的错，你就大人不记小人过了。我的厂子眼看就要倒闭，你可要拉兄弟一把呀！”大平却看也不看他一眼，顺手拽了一摞钱扔在他面前，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嘴角漾着不易觉察的笑，背着手走了。

大平从心里笑醒了，睁开眼一看，眼前却哪里有什么工厂，只有架子车和车上的水泥嘲笑似的横在面前。他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心里说道：“都说穷急了做好梦呢，我还真的做起了黄粱美梦！”却不服，又下决心似的对自己说：“啥叫黄粱美梦？我就要让这黄粱美梦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这样一想，大平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拉着架子车，蹿开脚步腾腾地向前走去。

快到乡政府门前时，远远看见五宝站在门口正给人说话，大平便欲避开五宝，不想五宝已经看见了他，且给他招手呢。大平只得硬着头皮走上前去。到了跟前，五宝一见架子车上的水泥，笑道：“这么快就发了，准备盖房吗？”大平脸红了，笑道：“哪能呢！”接着便说了刚才发生的事。

五宝听了皱了皱眉头，嗔怪地说：“大平，不是我说你，你也太性急了，就不能忍一忍。再说人家可能有困难，又没有说不给你。”大平气呼呼地说：“可他说话也太难听了！”五宝叹了一口气说：“你才从部队上回来，好些事情还没有经过，以后难缠的事多着呢，就你这脾气，能行吗？”又说，“下一步打算干啥呀？”大平摇了摇头，说：“还没有想好。”五宝赶忙说：“栽苹果树嘛，咱们田堡已经被县上确定为优生苹果发展区，免费树苗都拉回来了，可人们就是不开窍，好说歹说都不栽。你从外边回来，应该懂行情，就给咱带带这个头！”大平心一动，说：“行，你就给我二亩地的树苗吧，再多了恐怕我大不愿意。”五宝说：“行。”一面说，一面走进乡政府院里，一会儿便抱了一捆树苗出来，给大平装上了架子车。

回到家，大平给大、妈说了水泥厂的事，大平大叹了一口气，却没有说什么。大平妈说：“不干了就不干了，与其在外边看脸受气，不如回家种好咱的地！”又满脸堆笑道：“就说这两天让你大叫你回来呢，不想你就回来了。”大平问：“有事呀？”大平妈神秘兮兮地说：“可不是吗？你走的这一段日子，我找了好几次兰嫂，好说歹说求她给你说个媳妇，前两天她回话说来家村有一个姑娘愿意和

你见一面，听说人长得还罢了，就是……就是……”大平笑道：“就是啥吗？”大平妈吞吞吐吐道：“就是……就是眼睛长了个……萝卜花。”大平一听火了，说：“我说过日子过不上去就不找媳妇，你现在给我说的哪门子媳妇？我都不急，你急个啥？”大平妈抹起了眼泪，哽咽道：“日子过上去，日子过上去，啥时候日子才能过上去？你都二十多了，我和你大咋能不急吗？”大平大在一旁瓮声瓮气地说：“你妈也是为你好，你就见一面吧！能成，咱就把事定了；不行，咱再慢慢想办法。过日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急不得呢！”大平一看二老可怜巴巴的样子，心一软，说：“那就等把苹果树苗栽到地里后再说。”大平大、妈这才发现了架子车上的树苗。

大平大说：“五宝在村里动员了两年，就喜才几个人栽了几十亩，你却现在要栽，这能行吗？”大平笑道：“你就放心吧，这两年家家粮食多少有了剩余，自然卖不上价。咱这里条件好，结的苹果南方人都爱吃，将来肯定能卖上价。就说人家新疆的农民吧，也不怎么种粮食，就种哈密瓜和葡萄，不但销往国内市场，还出口创汇哩！人家非但没有饿死，日子比咱过得强多了！”大平大将信将疑，说：“还是少栽一点吧，把地都占了，到时候吃啥呀？”大平说：“我就要了两亩地的苗子，不影响打粮的。”大平大说：“可地里麦正长得欢呢，咋忍心挖掉吗？”大平笑道：“不会占多少地的，今年的粮食咱们照收。”大平大摇了摇头，再没吭声。

当天下午，大平和大便下地挖苹果坑。村里人见了，问大平道：“大平，栽苹果树到究咋样吗？”大平笑道：“不咋样我能栽？你们就等着看吧，过上三年五载，我这苹果树上结的不是苹果呢，是黄澄澄的金元宝哩！”村里人摇着头说：“可这样糟蹋麦子，看着让人心疼呢！”大平笑道：“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嘛！”大平大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吧嗒吧嗒”吃起了旱烟，头一直没敢抬起来。

随后几天，村里便有人陆续从五宝手里领回树苗，在自己地里挖坑栽树了，且说：“人家大平见过世面，都敢在麦地里栽苹果树，咱怕啥呀！”大平大听了，心里又美滋滋的。

栽完苹果树，大平妈又眼巴巴地看着大平说：“人家兰嫂又来催了，你还是见一面吧！”大平看着妈可怜兮兮的样子，想了一下，点了点头。一看大平答应了，大平妈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忙兴冲冲去找兰嫂。半天，又喜滋滋地回来了，说：“兰嫂说了，人家要到咱家里来和你见面。我猜摸着人家已经打听你，要不人家能到咱家来见面？”大平漫不经心地说：“这是人家不放心，要亲自来看看咱家的境况。你就别忙乎了，就咱家眼下这状况，还是别让人家来了。”大平

妈愣了一会，说：“你说得不对哩，按咱田堡的风俗，这叫‘看屋里’，能看屋里，说明事情八成能成。你就别泼凉水了，趁早准备准备，人家明天就要来了！”然后又对着大平大说：“死老汉子，蹲在门槛上瓷啥哩？还不赶紧割肉买豆腐去！”大平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第二天早饭时分，兰嫂领着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个不高、脸微黑，走路却抬头挺胸的姑娘进了门。一见大平，兰嫂笑盈盈地对那两人说：“这是大平，刚从部队上回来，现在在水泥厂当保卫，一月挣好多钱哩。”又对大平一家人说：“这是燕燕，这是他高婶。”大平妈和大平大满脸堆笑，嘴里不停地“嗯”，且说：“快屋里坐，快屋里坐！”可那母女俩看也没看大平大、妈一眼，却上下左右把大平审视了个仔细，尔后又环视了一遍大平家。大平分明看出母女两人的眉头同时皱了皱。终于进了屋子，大平妈忙张罗着倒水，可没等大平妈端着茶壶走进屋子，兰嫂却已跟在燕燕母女两人后面出来了。大平妈赶紧笑道：“兰嫂，你先和他婶喝茶，饭一会儿就好了。”燕燕妈冷冷地说：“不吃了，我们已经吃过了。燕燕，咱们走！”说着，头也不回地出了门。大平妈却仍跟在后面一个劲地说：“吃了饭再走吧，第一次来家里不吃饭咋能行呢！”大平瞪着妈的背影，眼睛快要气红了。

一会儿，兰嫂急火火地回来了，大平妈赶忙拉着兰嫂的手说：“这到究是咋哩吗，第一次上门连饭都不吃？”兰嫂叹了一口气说：“人家对大平倒没有个啥，就是嫌咱家太穷了！”大平妈说：“你是说人家不愿意？”兰嫂说：“人家燕燕倒没有把话说死，她说……”大平妈说：“她说啥吗？你快说呀！”兰嫂瞅了一眼大平，说：“燕燕说，只要大平写个保证，保证一两年把家里翻修了，她就跟大平。她还说：结婚后只和大平两个人过，让你二老……”“不行！”未等兰嫂把话说完，大平已经忍无可忍，怒冲冲地说：“谁要是想甩掉我大和我妈，她就是嫦娥、七仙女我也不稀罕！再说我也不会写什么保证，啥东西嘛！”说完，“哐哐”地走了。

出了门，大平漫无目的地走着，一面走，一面心里愤愤道：“啥东西吗？还弹嫌我哩！”便又想到了觅觅，心里苦笑道：“觅觅啊，你要是知道大平如今沦落到如此地步，还会唱‘对对鸭子凫水水，咱二人到老谁也不要丢谁’吗？”但这一念头刚一冒出来，大平便后悔了，心里说：“你这是亵渎觅觅呢，觅觅是个好姑娘，她绝不会这么势利！”

不知不觉间，大平走到了自己刚栽的苹果地里。看着瘦骨嶙峋、随风摇曳的苹果树，大平心里道：“苹果树呀，你快点长吧，我大平等不及了，就指望你脱

掉这身穷皮了!”又一想,苹果再快也要等三年五载,“眼下可咋办呢?”一时却毫无主意,便闷闷地回了家。

一天,大平妈从集市上买回了十几只黄嘴、黄爪子的小鸡,毛茸茸地惹人怜爱。大平稀奇地问:“这是啥鸡?看着和过去的鸡不一样呢!”大平妈说:“卖鸡娃的人说这是新品种,叫啥‘来行鸡’,说是长大后一天下一个蛋哩,还是红皮的。”大平问:“真的?”大平妈说:“人家都这么说,还能有假。”大平沉思了半晌,说:“要是这的话,咱再买他几百只。”大平妈嚷道:“你不是说胡话吧?”大平笑道:“妈,你算算,咱要是养五百只鸡,多半年后一只鸡下一个蛋,一天就是五百个蛋;一个鸡蛋卖一毛钱,就是五十块钱,一月就是一千五百块;五百块就算成本和花销,还剩一千块,一年下来咱就成万元户了!”大平妈说:“账是这么算,可鸡娃不好养哩,这十几个说不定还活不了一半。”大平说:“你那是土养法,养鸡要有技术呢。我好赖是个高中生,可以边学边干!”大平妈说:“可钱呢,钱在啊达吗?”大平挠了挠头,然后从嘴里挤出了一个字:“借!”

晚上,大平径直去了龙民家,适逢龙大农刚赶集回来,正和龙民妈清点票子和剩余的货物。一见大平,龙大农赶忙把手里的钱塞进了口袋,笑着说:“是大平啊,听说你到水泥厂当保卫了,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大平笑道:“早都不去了。”龙大农说:“也是,给人家干活挣不了多少钱,还是在家好好过日子。”又说,“听说你在麦地里栽上了苹果树,这不是胡咥吗?”大平笑道:“叔,我心里有底,你就放心吧!”龙大农听了不甚高兴,“吱溜吱溜”喝起了水。

和龙民妈拉了一会家常,大平回过头啜嚅了半晌,方吞吞吐吐对龙大农说:“叔,我想……借你一百块钱!”龙大农一听吓了一跳,半天方说:“借钱干啥?”大平便说了自己的想法。龙大农摇着头说:“想法好着呢,可风险太大了!”大平急了,说:“叔,我保证一年后还你的钱。”龙大农闷闷地说:“这不是多长时间还钱不还钱的事。”一面说,一面不大情愿地从口袋里掏出钱,哆哆嗦嗦地数出五十元钱,擎在手里说:“这样吧,你毕竟是龙民的好朋友,我就借给你五十块钱。你也知道,叔供三个娃念书哩,手头也很紧。”龙民妈不乐意了,说:“你就借给大平一百块钱,娃是过日子,又不是干其他事!”龙大农瞪了龙民妈一眼,却不得不又数了五十元钱,一并交给了大平说:“过日子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来,可不敢胡扑腾哩!”大平接过钱,笑道:“叔,我知道。”说完,便匆匆地走了。

次日吃过早饭,大平借了辆自行车便去瑶北镇赶集了,回来后果真买了五百只小鸡和两本养鸡方面的书。村里人见了,惊讶地说:“大平,你这是贩鸡娃,

还是要办养鸡场?”未等大平回答,却转过头小声说,“真是穷急了,胡折腾嘛!”大平不置可否。

回到家,大平大和妈一看那么多毛茸茸的小鸡,愁得不得了,不停地问大平:“这……这能行吗?”大平心里一时也没有了多少底,却笑呵呵地说:“你们就放心吧!”一面说,一面和大、妈把小鸡往用土坯圈好的破房下面放。

此后,大平一边看书,一边按照书上的办法饲养小鸡。小鸡“嚶嚶”地叫着,大平一时间仿佛置身于美妙的音乐殿堂之中,忍不住用眼睛不时地爱抚那一堆堆毛茸茸的小鸡,但一想到小鸡长成大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平赶忙埋头于书本中。可这书实在吸引不了人,看着看着,大平的眼睛就酸涩了。倏忽间,一堆堆“嚶嚶”叫的小鸡长成了下了蛋后“咯嗒咯嗒”炫耀般鸣唱的大鸡,大平和妈正提着笼子喜滋滋地收鸡蛋呢。大平笼子里的鸡蛋眼看堆成了山,不想一只鸡扑棱棱从窝里飞了出来,大平吓了一跳,手里的鸡蛋笼也掉在了地上,鸡蛋“哗”的一声全碎了。大平怒不可遏,气急败坏地追打那只鸡,不想院子里的鸡全飞了……

一觉醒来,哪里有什么大鸡,只有身边的小鸡仍然“嚶嚶”地叫着,有的竟然还干起了架。大平心烦意乱,脑子里竟然有了冲上去踩死那一堆堆小鸡的想法。过了几天,一批小鸡死了,大平心想:“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就让它们去吧!”可接二连三地,一批批小鸡又死了,大平心里毛了,忙从书本里寻找办法,却一点办法也找不到,大平捶胸顿足,心里长叹道:“难道老天真的要绝我大平吗?”

一月后,五百只小鸡剩下不到一百,大平大、妈吓得倒没敢说什么,大平却一下子躺倒了。大平大看着大平憔悴不堪、不吃不喝的样子,心疼地说:“干啥事都有个赔和赚,你就别想不开了,这日子还要往前过嘛!”大平叹道:“过日子,过日子,这日子咋就这么难过?现在还真是养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了!”大平大说:“我想了,咱庄稼人是挣不来大钱的,既然挣不来,就不要强为,只要挣点小钱能养家糊口就行了。”大平摇着头说:“小钱?小钱是那么好挣的吗?咱又到哪里挣小钱去?”大平大说:“这正是我要给你说的话。知道吗?公社砖窑被人包了,这几天正需要人出砖。听说出十块砖给一分钱,还是现钱呢!愿意的话,你就去试试。挣钱不挣钱不打紧,权当散心哩。你一天这样躺着,你妈和我放心呢!”大平一听,忽地从炕上坐起来,说:“只要能挣钱,让我干啥都行。刚才我还在想,不信把这日子就过不上去!”大平妈在窗外听了大平的话,又抹起了眼泪。

这样，大平把剩下的鸡交给妈养，拿了几个馍便去砖窑出砖。但他实在低估了出砖这个活。过去生产队也烧砖，却一年烧不了几窑，且每次出砖时都要等窑凉透了才出，自然便不怎么苦，大平和一些娃娃每次还比大人搬的多呢。而今砖窑承包了，窑主急着挣钱，便不等窑凉就让人们往外搬砖。

大平一走进砖窑，仿佛一下子进了蒸笼，头上的汗“哗”地淌了下来，手一接触到砖，似乎要被烫掉了皮。几趟下来，大平口干舌燥，嗓子眼呼出的似乎不是气，而是烟。砖窑旁边有一缸黑乎乎的脏水，大平一见，忙溜烟地跑过去，把手、脸全浸了进去，匆忙中竟然“咕嘟咕嘟”喝了几口。仰起头，大平心想：“这是人干的活吗？不干了，回家！”但看到其他人仍然一路小跑地往外搬砖，大平咬了咬牙，又一次冲进了热气腾腾的砖窑。

晚上一清点，大平一天竟然出了八千多块砖。窑主当下就给大平发了八块多钱，且点着头笑道：“到底是军人出身，能干得很么！”大平虽然累得差点背过气去，但捏着手里的钱，心里倒也欣慰。

二十多天下来，大平手里一下有了二百多元钱，便还了龙大农的钱，剩余的全给了妈。大平妈拿着钱哭了，说：“为了这点钱，我娃受得啥罪嘛，再不要去了！”大平笑道：“只要能挣下钱，就我这身体，受点苦算个啥，我就不信咱这日子过不前去！”

收罢自家的小麦，见一些人戴着草帽，提着镰刀去瑶北一带赶场当麦客，大平便也跟着去了。到了瑶北街上，大平和其他麦客一样，蹲在房檐下等待着需要割麦的人来挑选。刚蹲了一会，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过来了，麦客们便一个个站起来，眼巴巴地看着他。干部模样的人很随意地在人群中扫了一眼，然后指着两个中年汉子和大平说：“你，你，还有你。”大平高兴坏了，忙和两个中年汉子跟在干部模样的人后面走了。

干活的地方在坡头村，到了地头，但见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摇摆，整个大地弥漫着一阵阵醉人的麦香。大平心想：“怪不得瑶北人日子过得好，就连这麦子也比田堡的长得好呢！”一面想，一面学那两个中年汉子的样子，“呸，呸”地往手心里吐了两口口水，弯下腰“嚓嚓”地割了起来。大平大干农活是一把好手，收麦时都是他在前面割，大平用架子车在后面拉，长这么大平还没怎么割过麦，自然也未体验过割麦的艰辛了。

割了一来回，大平便腰酸背疼，不时地站起来伸腰。再看那两个中年汉子，只见他们蹲在地上，低着头“刷刷”地往前割，镰刀挥动处，一片片麦子便被放倒，脚后边裸露出一片黑色的麦茬。就这一会儿工夫，大平被他们拉下了一大

截。大平赶紧弯下腰往前赶去。

早饭时分，主人给大平他们三个人送了些馍和水，大平累得要死，却没有一点食欲，便勉强吃了一个馍，喝了两碗水。下午，火球般的太阳高悬在头顶，似乎要把人身上的油烤出来。大平钻在麦行里，几乎喘不过气来，加之腰酸背疼，几次都差点晕过去。但大平却不敢停，咬着牙继续一步一步往前赶。实在不行了，便长长地在麦茬地里躺一会，随后又摇摇晃晃站起来，接着往前割，到了最后，大平只能跪着往前割了。

终于熬到了天黑，连累带饿的大平头昏眼花地回到主人家，一屁股坐在地上，只等着吃饭。饭端上来后，大平一气吃了两老碗干捞面，接着又抓了一个馍。正欲往嘴里送，只听干部模样的人在旁边冷笑道：“干活不咋样，吃饭倒是一把好手！”说着，扔给大平两元钱，说：“吃完饭你可以回去了。”大平愣了一下，半晌方反应过来，一时却不好发作，只得把手里的馍扔在饭桌上，捡起钱，气冲冲地出了门。

天已经黑透了，伸手不见五指。既气又累的大平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摸索着。回想复员半年来自己受的累和委屈，大平似乎觉得黑暗要压迫出他的眼泪了。他强忍着，努力不让眼泪流出来。

快到瑶北镇时，前方终于有了朦胧的灯光，大平不由得加快了步伐，不想匆忙中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大平一下子重重地摔倒在地。趴在地上，又疼又气的大平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哭着哭着，大平几乎就要出声了。可还没等大平哭出声，却听路边的墙后边有女人哭喊道：“放开我，放开我，你这个流氓！”大平吓了一跳，似乎自己在做梦，忙抬起头竖起耳朵警觉地谛听。终于，墙后面的厮打声和喘息声传到了大平耳朵，紧接着刚才那个女声又喊道：“救……”未喊完，似乎嘴被什么东西捂住了。大平倏地反应过来，一骨碌从地上翻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墙后边，只见一个男人正骑在一个女人身上非礼呢！大平怒气冲天，冲上去一把拽住男人的领口，生生把他从女人身上拉了起来，尔后“啪啪”给了两耳光。不想那人却喊道：“大平，我们谈恋爱，关你屁事！”大平听着耳熟，仔细一看，手里的人不是别人，却是矿生！地上躺着呼呼喘气的人正是香婷！香婷的上衣已经被撩了上去，裸露出一对白暂、圆圆的乳房。大平一时不知所措，正欲放了矿生，却听香婷喘着气恨恨地说道：“大平，他是个流氓，打他！”大平快要熄灭的怒火又倏地升了起来，一左右开弓，照着矿生的脸重重地扇去，一面扇，一面恶狠狠地骂道：“我让你耍流氓，我让你耍流氓！”骂着骂着却变成了：“我让你欺负香婷，我让你欺负香婷！”直到手疼

了，便一脚把矿生踹倒在地，又狠狠地踢了几脚，方拉起香婷，向瑶北镇走去。矿生躺在地上，哼了半天，待大平和香婷走远了，方声嘶力竭地喊道：“大平，你他妈的等着瞧！”

走在路上，大平问香婷道：“这究竟是咋回事吗？你怎么在瑶北？”香婷便告诉大平，她休学后就到瑶北供销社当了临时工：“一到供销社，他就不时地来缠我，我说：‘我爸不同意，我也不愿意，你就别来找我了！’可他就是不听。直到今天他终于同意了，却说：‘你要真不愿意，我也不缠你了，今天咱们就分手吧，但我有个请求，你最后再陪我在瑶北转一次吧！’我拗不过他，心想也就最后一次，就答应了他，谁想他却要那样。幸亏你来得及时，要不……”大平“哦”了一声，不解地问：“你俩不是在学校就……”香婷赶忙说：“过去不懂事，还提那些事干啥！”又说，“你咋到瑶北来了？”大平便淡淡说了自己从部队回来后发生的事。

香婷听了，叹了口气，说：“我还以为我受的苦多，没想到你受的苦比我多多了！”大平笑了，说：“你和我不一样，来到这世上就不应该受苦！”香婷“扑哧”一声笑了，说：“想不到你还会说话呢！”大平挠了挠头，“呵呵”地笑。

半晌，香婷吞吞吐吐地问道：“你……见过龙民吗？”大平说：“见过呀，咋了？”香婷说：“他没向你说起过我？”大平说：“没有呀，再说你俩之间那点事我全知道嘛。”香婷苦笑了一下，便说了龙民上大学后如何对待她的事。大平听完，埋怨道：“这个龙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又叹了一口气，说，“不过，龙民现在是大学生，和咱们不一样了，咱要理解这一点呢！”香婷说：“可他不该那样对待我呀！”大平说：“可能当时他在气头上，算了算了，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你就不要和他计较了。”香婷笑了笑，说：“你可真会为你那好朋友辩护。”大平也笑了：“可我也是为你好啊！”

到了瑶北街口分手时，香婷随便问道：“以后你准备咋打算呀？”大平沉思了一会，说：“刚才我在路上想了，在农村，无论怎样勤劳，也难以致富，只有到城里去，才能想办法脱掉这一身穷皮！”香婷说：“可城里哪里有咱的立脚之地吗？”大平说：“我有一个战友，他家里在汉口有一个汽车修理厂，分手时他就告诉我，有困难一定找他。我一直认为自己能闯出一片天地，就一直没有和他联系过，现在看来我要拉下脸皮求他了！”香婷问：“那你还回来吗？”大平说：“回来，等我学到技术后就回来，到时候我还要在县城开一个自己的汽车修理厂呢，不信你就等着瞧！”香婷听了，高兴地说：“到时候我就到你那去上班，行不？”大平拍了拍胸脯，说：“没麻达！”

回家后，大平果真给汉口那个战友写了封信，信的末尾，大平写道：“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请你拉兄弟一把吧！”半月后，大平战友的信来了。几天后，大平揣着战友的信去了汉口。一年后，大平拿着汽车修理技工的证书回到了省城，很快把自己推销给了一家大型汽车修理厂。又一年后，大平回到了县城，“大平汽车修理厂”也正式在县城北挂牌营业。随后，香婷便辞了瑶北供销社的工作，去了大平的修理厂。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第二十九章

年罢一收假，龙民便搭乘田堡到省城的班车往后稷大学赶。虽说班车到省城后，还要倒一次火车才能到泰阳，但毕竟省却了许多麻烦，时间也充裕多了。下午三时许，龙民便到了目的地。

一到宿舍，龙民顾不得和大伙说话，硬拉着陈引喜去了澡堂，他感觉全身快要生锈了。其实，当初才来学校时，龙民尚不知学校免费为学生开办了澡堂，但见石磊、廖旭他们一周洗一回澡，龙民嘴里不说，心里还以为他们有几个钱臭美呢。后来见吕显孝、陈引喜他们也两三周洗一次，龙民方知这洗澡是免费的。

这之前，盖因田堡一直没有澡堂的缘故，龙民和大多数田堡人一样，几乎没有进过澡堂，自然很少洗澡。但到了夏天和过年前，这澡却是要洗的。盛夏之季，骄阳似火，午休前龙民往往先用辘轳从水窖里打上来两桶水，倒在洗衣盆里，让太阳暴晒。一觉醒来，这水便温温的，泡在里面非常惬意，尔后便慢慢地洗，洗完自然全身脱了铠甲般的舒服。但洗的次数一多，龙大农不乐意了，嘟嘟囔囔道：“这人本来就是泥捏的，泥人，泥人，没有泥咋算个人？今天洗了明天照样脏，浪费水干啥吗？不会过！”龙民听了心里气呼呼的，嘴里却不好反抗。但到了年三十晚上，龙大农却不反对全家人洗一个澡。睡觉前，龙民妈烧好一大锅水，一勺一勺舀到洗衣盆里，兑好凉水，闭了房门先让龙红洗，龙红洗完后自己接着洗，然后让龙民、龙兵抬着洗衣盆把脏水倒了，又兑好一盆水，先让龙民洗，接下来龙兵和龙大农再洗。为这事龙兵每次都噘着嘴嘟囔，龙大农却斥责他说：“人家古人还让梨呢，你有啥想不通的？脏水洗净脸，人老几辈子都是这样

认为的，还要让我给你说几回？每一次我都是最后一个洗，我说啥了？”龙兵只得作罢。但每次洗澡时，水虽是热的，房子里却是冷的，一脱衣服便起一身鸡皮疙瘩，况且洗衣盆毕竟太小，热水根本埋不住全身，每次洗澡只得草草收场。如今有了这么好的条件，龙民自然要好好利用了。起初他也是隔两三周洗一回，后来便一周洗一回。廖旭便讥笑他道：“龙民说是农民，可生活方式比城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呢！”龙民听了很不高兴，说：“谁是农民？我最后一次提醒你，我的户口和你一样，都在泰阳公安分局的户口本上待着呢！”廖旭赶紧说：“对不起，对不起，你是城里人，农民是城里人！”龙民却说：“别口是心非了，城里人咋了？说实话，我还看不起你们这些所谓的城里人呢！”话虽这样说，这澡却每周要洗，且一周不洗，浑身便不舒服。

到了澡堂，脱了衣服，走进浴室，只见暖气管中喷出的白色蒸汽和浴池水面上漂浮的灰色气雾混杂在一起，幽灵般地在浴室里游来荡去，挡住了龙民和陈引喜的视线。正摸索着往浴池跟前走，从小窗口里吹进来一阵风，浴池上方的气雾便被赶到了墙角，于是浴池里攒动的人头一下子冒了出来。走到浴池边，龙民先用脚试了试水的温度，感觉澡水有点烫，便小心翼翼地下到浴池，却不敢往下蹲。良久，他狠了狠心，牙一咬，忽地蹲了下去，于是一股火辣辣的热流一下子包围了他，龙民嘴张开，不由得“啊，啊”了两声。过了一会儿，龙民的皮肤慢慢适应了澡水，便微微合上眼睛，任凭澡水抚摸他的肉体，思绪却腾云驾雾般地去了。但澡堂里一些人说话的声音很大，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龙民根本静不下心来。

很快，澡堂里的人越来越多，浴池里下饺子似的，挤得人有点喘不过气来。龙民只得从浴池里爬上来，坐在浴池边搓洗起来。搓完前边，正要叫陈引喜搓背，却见陈引喜正用毛巾细细地搓洗下身，其认真程度不亚于解四元二次方程式，龙民便不好打扰他。终于，陈引喜看见了坐在一边无所事事的龙民，忙不好意思地笑道：“我先给你搓背吧！”龙民嘴里说“不急，不急”，却把毛巾递给了陈引喜。

洗完穿衣服时，龙民欣慰地说：“洗一个澡真舒服！”陈引喜却说：“舒服是舒服，可对人身体不好！”龙民不解，陈引喜说：“每次洗澡人都那么多，空气又那么污浊，把人能窒息了，会对身体好吗？”又说，“知道吗？人家廖旭已经不在学校洗了，每次都到泰阳的浴池去洗，说是一个人一个浴盆，想用多少水用多少水，一个人躺在里面舒服得很！要说这城里人真会享受，咱脱了鞋都赶不上！”龙民听了，心里仍有点愤愤不平，却一时无话可说。

出了澡堂门，适逢看墙报的那个姑娘洗了澡端着洗脸盆从女澡堂里出来，乌黑的头发披散着，红扑扑的脸俏丽动人，龙民不由得盯了她一眼，不想她也正看龙民，还笑了一下，龙民的心“咚咚”地跳起来。见龙民看她，那姑娘眉毛扬了一下，扭过头，“噤噤噤”地走了，一面走，一面用白嫩的手梳理后边的头发。龙民的心一时随着她微微扭动的腰肢而去。陈引喜笑道：“别把眼珠子蹦出去了！”龙民脸一红，忙说：“胡说啥吗？”陈引喜笑道：“我咋看她给你笑哩。”龙民也笑道：“哪是给我笑，是给你笑呢！”陈引喜正色道：“不敢胡说，我哪有那样的艳福。”龙民嘴里说“你呀”，心里却美滋滋的。

晚上，龙民躺在床上半天睡不着，恍恍惚惚中却见大平来了，他便领着大平进了学校大门。可一进门，却进入了一个洞子，且越往前走，洞子越狭窄，到了最后两人只能低着头往前爬了。终于到了洞口，只见洞下面人群熙熙攘攘，一片热闹。但要到下边，却要下无数级整齐的台阶。两个人经不住诱惑，便沿着台阶向下面走去。可越往下走，台阶越陡峭。突然台阶倏地不见了，身旁却成了险峻的大山，脚下也被一块块侧出的石头挤压着，勉强能容一个脚。两个人战兢兢地向下爬着，不想大平忽然从后面抱住他，飞速向下滑去。龙民惊恐万状，却极力保持镇静。但山愈来愈陡，龙民不敢睁眼往下看，只得闭着眼任凭山风从耳旁划过。忽然听见了“哗哗”的流水声，龙民睁开眼一看，却见山下有一条大河。龙民似从梦中醒来，心想：“我还活着，还没有摔死！”于是便又向下滑去，不想脚却离开了山，身子一下子闪电般地飞了下去，他不由得大叫了一声……

从梦中醒来，龙民出了一身汗。余悸未消，他心想：“咋就做了这么个梦？”想到梦里竟然有大平，便一时后悔临走没有去看大平。走的前一天，龙民倒是想去看看大平，但一想两人在一起实在没有多少话可说，便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他有点想大平了，不知道大平现在干什么，今后又怎么办。想着想着，却又恍惚睡去。

早晨醒来，和往常一样，龙民又开始了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式的生活。

天气一天一天暖和起来，沐浴着暖融融的春日，龙民心里充满了躁动，却整日浑身懒洋洋的，一吃过午饭便要上床睡一觉。吕显孝打趣地说：“农村人说的一点也不假，‘二八月，小伙子人困马乏’，你看看龙民，就知道什么是‘人困马乏’了！”龙民虽听出吕显孝话中的不怀好意，却懒得去理睬。

这天吃过午饭，龙民正欲上床，窗外边突然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大伙儿便